



# 明慧週報

周口版 第36期 2009年10月22日

## 宽容忍让结善缘

四年前，邻居家建新房，擅自把我家厕所后面的窗户全部挡住，窗户打不开了，屋里漆黑，又不通风，热天多难受啊。当时一看到这情景，我心里的火有点憋不住了，这不是在欺侮人吗？很想去说理。冷静下来一想，我是个修炼人啊，怎能和普通人一样，再者，这一说肯定是结怨，这怨不宜结，算了，屋里黑就开灯，没有风就忍受点。所以，我对邻居家的行为一直没有吱声。

与此同时，我发现他们做屋没有自来水用，这多不方便呀，修炼人得为他人着想（尽管他们不为我着想），于是，我主动拿出塑料管子接上水龙头无偿给他们用，也没想过得到什么回报。

两年后的一天，中共警察突然来找我，说我给人法轮功资料了，还要绑架我。邻居家的女主人听到后，她挺身而出，说：“这婆婆老老实实在家带孙子，炼炼功有什么罪啊，不能抓她，你们走。”说着还将警察推开。在她的影响下，周围的人都出来了，警察也没什么可说的，只得灰溜溜地走了。（文/湖南大法弟子）

◇



开后，她的整个胸胁痛得无法卧起，睡觉也不能翻身，连呼吸都觉得胸痛。

不过，焦虑的儿孙们看到老太太两眉之间的深纹确实浅了很多，眉头也不那么皱了，从脸上看起来病情减轻的样子，才放下心来。经过多次阿是穴（压痛点）放血拔罐，疼痛总算缓解下来。

老太太向我说，如果早点知道心中的怒气和过度的担忧会让人生病，才不敢生气呢！我问她：“你相信命运吗？”她说：“当然相信啊！我们是苦命的人，就差一根尾巴了。”我没有明白，问她：“这话什么意思？”她说：“做得像头牛，只欠一条尾巴了。”

除了愤怒和担忧外，人发出的任何情绪都会在体内留下记录，诸如思念、爱、怨、恨、悲、恐……，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和体内的津液结合变成“痰”或“饮”这种东西，而这种“痰”或“饮”在体内蓄积多了，会阻塞经络气血的流通，那么疾病就来光顾了。中医自古就有“怪病皆属于痰”的说法。

古圣先贤也告诫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太浓烈的情感也是疾病的根源呢！（文/华景珍）◇

## 医山夜话：打开心锁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谈笑风生地被一群子孙簇拥着走进诊疗室。这一家人的感情看起来不错。当老太太向我诉说她的脚很痛时，儿孙们异口同声要她剁掉换一只新的。老太太也乐呵呵地说：“我也很想换一只新的，可惜没办法换。”

尽管老太太嘻嘻哈哈看似乐观，但她深锁的眉头和两眉间一道深深的直纹告诉我：她的内心中有着万般的苦楚。我善意地告诉她：“心里的结不打开，就是吃仙丹也治不好病。”

传统医学论病讲“兼病”与“夹病”。“兼病”在现在医学来看就是并发症的意思。往往我们把“本病”去掉之后“兼病”自己会好，在临床上能分清本病或兼病就行了。

“夹病”的概念只有中医有，西医没有。“夹病”就是一个病人有某种典型症状的病，但是无论怎么用药都治不好。这个“夹病”夹的东西可就多了，有夹痰的、有夹暑的、有夹惊的、有夹悲的、夹怒的……等等，七情六欲都有可能。

很多病人生了医不好的病，苦恼不堪、精神抑郁，结果使病情加重、加深。每每遇到这样的病人，我就故作轻松，告诉他：“没有什么大病，一点小问题而已。”先把他的烦恼扫去，再慢慢调治。很多病人觉得问题得到解决，一下放心了，病好起来就很快；有一些病人疑心病很重，抱着怀疑的态度不相信。那么他的病就真的非常顽固，治疗效果也很差。

其实，这种带有“夹病”的病人，在辗转求医都治不好的情况下，如果他不急着去求神问卜，而是静下心来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试着去理清自己与周遭亲朋好友的相处状况，把各种恩怨是非放下，那么病情很可能就起了很大的变化，稍一吃药就好了。

后来，我发现老太太中年丧偶，在家境贫寒中独自辛苦抚养七个子女长大成人。然而两个儿子都不太负责任，让年过七十的她不但时时操心，还要工作贴补家计。因为长期处在忧心和气愤中，致使她从季胁至胸部、乳下积满了郁结之气，外观上象煮熟了的“猪头皮”，连带背后第三、四胸椎也板硬黏连。在我用强力把椎骨打

【明慧网】（明慧通讯员河南报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一日，以周口沙南公安

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汪勇为首的一帮恶警，开着警车到川汇区李埠口乡，绑架了到该乡发真相资料的周口市农村公路管理处的女大法弟子梁梅，非法关押在商水县看守所迫害。

汪勇，男，五十来岁，原在周口建设路派出所上班。在邪党打压大法之初，汪勇就死心塌地的充当马前卒，每次都一马当先，非法监控、骚扰、抓人、入室抢劫特别卖力。不久，汪勇被邪党上级看中，上调到主要负责迫害大法弟子的特务机构——周口沙北分局国保大队，担任副队长。他采取蹲坑、跟踪等手段，非法监控、抓捕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汪勇从原单位“建设路派出所”纠集了三个恶警，开一部警车，一个晚上抄了吴桂芳、胡克英、宋霞、张敏、贾秀等六个大法弟子的家，将几个家人没当场给钱的大法弟子投进监狱，有的关了几个月，最长的关了一年多。大法弟子贾秀的家人当时给他六百元现金，让他先拿着，天明找来钱了再给他送去，他接了钱以后嫌太少，说“明天必须早早送钱，否则就带人。”第二天汪勇又去了，听说贾秀有病住院了，不相信，当即跑到医院察看。一看人确实在医院，悻悻的恫吓说：“出了院咱再说，你这个事不算完。”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八点半，汪勇带几个恶警闯入年过古稀的大法弟子赵丙奎家查抄，翻了个底朝天，把其女儿的电视机、影碟机、三轮车都搬走了，又把他和女儿一起绑架，说他女儿是担保人，威胁他女儿说：“找不到你妈就不放你。”

吓得他女儿精神失常，他老伴被迫流离失所。在同一天，汪勇又领人抄了三家，将大法弟

子陈大荣等三人劫持一天。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七日，汪勇带领国保恶警闯到周口粮食技校优秀教师、大法弟子李建华家抢劫，而后将其劫持关押，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汪勇多次当着大法弟子家人的面炫耀：“只要拿钱我就放人，别看我是个副职，说了话可算数。”

二零零五年下半年，汪勇被贬到周口看守所任副所长。圈内的人都清楚，谁一进了看守所当狱头，那就明摆着是官场上没戏了，坐冷板凳了。到看守所以后，汪勇继续迫害大法弟子。零五年十一月，周口退伍军人、大法弟子张师营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遭受了野蛮灌食、砸脚镣、上手铐等残酷迫害。十二月二十六日，汪勇和一姓许的狱警强逼他滚手印，张师营不配合，汪、许两恶警就阴毒的指使犯人折磨他，把他的胳膊扭伤。二零零八年，汪勇又通过请客送礼，活动到周口沙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任副队长。

沙南国保队长高峰，从九九年七二零以来，干了多少坏事、抓了多少好人、贪了多少黑钱，数都数不清。汪勇到沙南以后，跟着高峰跟踪、监控、抢劫、绑架关押、敲诈大法学员，又犯下新的罪行。

在此善劝汪勇、高峰等人：大法弟子都是修心向善的好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和平理性的，合法的，是为了周口父老乡亲能够得知法轮大法真相在奔忙，这其中也包括你们。天灭中共，希望你们赶快醒悟，改邪归正，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吧！

## “三退平安”登上《锦州晚报》头版之后

自《锦州晚报》9月27日头版图片出现“天灭中共，三退平安”喷字以来（“三退”即退党团队），辽宁省锦州市各级党政机关惊恐万分、草木皆兵，倾尽一切力量企图收回报纸。

一位卖报纸的业主说，当日他批发了50份晚报，刚卖出去一份，报社的人就来了，说27日的晚报是错版，要收回。卖报人说已经卖出去一份了，报社的人就把剩下的49份全部强行收走了，连卖报人批发报纸时的成本钱都没给，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不给钱，弄得业主怨声载道。

还有一个居民订阅了《锦州晚报》，取报时发现报箱被砸了，报纸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政府部门的人为了收回报纸强行所为，简直和强盗一样，弄得这位居民直骂。

很多党员都有任务，每人要收回十份报纸，必须完成。可是到哪里找那么多份报纸啊，有的人只好用高出原价几倍的价钱来买。有的收藏爱好者还愿意花300元买这份报纸。这件事成了十一前后锦州百姓谈论的焦点，很多人有兴致一睹这份“错版”报纸的真容。

据说，此次事件相关责任人已受到处分或降职，拍照的记者已被逮捕、抄家，中纪委的头目和辽宁纪委书记都到锦州来“调研”。

其实“天灭中共、三退保命”这样的标语在锦州市大街小巷很



上图：《锦州晚报》头版

多见，有很多流通的货币上也容易见到。

中共能用强权和暴力收回报纸，但它阻挡不了“天灭中共”的历史潮流。中共窃国六十年，发动各种运动，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今天又残酷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其罪行令天怒人怨。尽管它不断制造谣言，然而在真相面前，明白人纷纷顺应天意声明“三退”，废除“为它献身”的毒誓，保平安。如今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大陆民众已经有六千多万。◇